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紅風傳 第二回 籌盤費馬小當衫

話說，土地爺說：『小鬼，你看，江小姐她是一人，咱是一神，東關有個馬小，你去把他叫來搭救小姐出去。』小鬼聽說不敢怠慢，一溜旋風來在東關。馬小正在東關大街賣豆腐，賣了一半，還剩一半，街南有個王二叫他喝酒，大街傍邊石條上正然飲酒。小鬼一陣旋風把豆腐架掀倒。馬小說好大旋風，把豆腐都掀翻了。沙土窩裡吹也吹不的，打也打不的。馬小氣的把豆腐丟下，扛起架子回家去了，放下豆腐架子，回到大街閑游去了。正往前走，小鬼催著來到土地廟停足站住，抬頭一看，廟內有個幼女啼哭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馬小說：『此女不是受了公婆的氣，必是遭了父母之憂。』馬小說：『大姐，你在家必是受氣，把你家的居處向我說明，我好送你回家，再不受氣了。』小姐往外一看，門外站著一人，年紀不大，身粗頭細，兩個蝙蝠耳，一對老鼠眼。小姐說：『該死的奴才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上我的吊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你莫非懷著不良之心？』馬小說：『我是一片好意，問明你家的居處，好送你回家。未曾說什麼打混的幾句話。』聽此人說話順情順理，小姐說：『請問兄長貴姓？』馬小說：『賤姓馬。』小姐說：『請問台甫？』

馬小說：『馬濬』小姐說：『家中還有什麼人？』馬小說：『家有八旬老母。』小姐說：『馬兄在上，聽我說來。』

拜一拜來跪流平，

馬兄在上仔細聽，

家住山西洪洞縣。

馬小說：『我的娘呀！你是那家的，難道是風刮來的？』

小姐說：『正是，這裡甚麼地方？』馬小說：『俺是蘇州城。』

小姐說：『常聽我父親說，山西洪洞縣到蘇州三千餘里。』小姐不由的眼中落下淚來。小姐說：『馬兄長，一言難盡了呀！』

小姐聞言淚兩傾，馬兄在上仔細聽。

家住山西洪洞縣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

先祖名字江百萬，三任主考在山東。

伯父名字叫江嵐，濟南府裡作布政。

我父名字叫江峒，宛平縣裡受朝封。

我父無兒只一女，單生一女江秀英。

太山廟裡把香降，西北朝天起狂風。

刮了三天並三夜，刮到江南蘇州城。

又無三親並六眷，那裡去把身來停。

馬兄若肯發慈念，搭救小奴轉洪洞。

母女若得重相見，一層恩報你十層。

小姐哭著訴一遍，馬小就把姑娘稱。

列位明公，馬小叫他姑娘，真正不錯。馬小聞聽是江老爺的閨女，說：『姑娘不哭罷，跟我上俺家去罷，住上三五天，我好送你回家。』小姐聞聽欠身而起。馬小在前，小姐在後，往前走有五六家人家。馬小說：『俺娘不用紡花了，不用賣豆腐了。』老婆子說：『奴才，咱不紡花賣豆腐，靠著什麼度日？』

馬小說：『俺娘不知道，山西有個洪洞縣，城南十里江家亭，有個江老爺之女，正月十七太山廟裡降香，被大風刮到咱這裡。』

我把他留在咱家，住上三五天，我給他送書傳信，江老爺知道小姐在這裡，好來接他回去。江老爺見愛，把我帶到他家，江老爺上金殿奏一本，嘉慶爺把我大小封個官職，你老人家就是老太太了。再不賣豆腐紡棉花。』陳氏聞言滿心歡喜，說：『我兒，那人現在那裡？』馬小說：『現在門外站著。』老陳氏聞聽此言欠身出來，一把拉住小姐，說：『大姐，在我草舍避難。』小姐進了草房，陳氏說：『兒呀！你搬條板凳與恁姑娘坐下。』小姐進草堂裡落了座。馬小說：『姑娘，你吃飯沒有吃？』小姐說：『我那天降香吃了早飯。』馬小說：『聽說今已三天了。』馬小到了街上，買了二升米半斤豆腐，來到草房。他娘做的大米乾飯，熬的豆腐湯。他娘兒兩個與小姐用了一頓飯，把那空虛之心去了。小姐說：『馬兄長，上山西送信幾時起身？』馬小說：『弄些盤費纔能起身。』小姐想：『他是窮人，至山西三千餘里路途遙遠，他怎能有這盤費？』小姐說：『兄長，你要起身就有盤川。』馬小說：『盤川在那裡？』

小姐說：『我有一件衣裳，拿了當去，到了當舖要一千銀子，沒有一千還要八百。』馬小說：『是什麼衣裳，怎麼值這多？』

小姐說：『珍珠汗衫，你不信我脫下與你看。』敢說列位明公，大家人脫衣不與幸的人一樣脫法，幸的人先解鈕釦，那大家的人脫衣如蛇退皮，一卷手把描花腕伸在袖裡，把珍珠衫脫下來，遞與馬校馬小接過看了一看，不認的是什麼衣裳。小姐說：『你不認得麼？』他說：『從未見過。』小姐說：『這是珍珠汗衫。』馬小說：『敢是什麼寶物？』小姐說：『正是我父親在京作官，嘉慶皇爺見愛，親賜一件珍珠汗衫，上頭有明珠四顆，關風珠、關火珠、關塵珠、滾盤珠，三個生金扣，二個生玉扣，拿去當了罷，要當三百兩銀子，就夠你的盤川。』馬小說：『是了。』

馬小拿著珍珠汗衫，出了頭門往東一拐，往當舖來了。來到櫃檯外邊停身站祝說了聲噹噹，就把那珍珠汗衫遞上去了。

小郎接在手裡問：『要多少錢？』馬小說：『要三百銀子。』

小郎說：『還你個五百錢。』把當返出去了。馬小不當，拿在手裡說：『這珍珠汗衫只值數百個錢，就是粗布衣，也還多值一文。』抖一抖出亂了，只見珠放光華。掌櫃的說：『好像奇寶放光，拿來，我看看！』馬小又把汗衫遞上去了，掌櫃的接在手裡，仔細看看，是件珍珠汗衫。再往櫃檯外看，見馬小身粗頭細，兩個蝙蝠耳，一雙老鼠眼。看這來人，必是大盜，把那家太太珍珠汗衫偷盜來了。嘉慶皇爺知道，著那家大人前來私訪，損了當舖連一個釘子也賠不起。喊道：『小郎們與我拿住，送到衙門，見太爺發落罷。』

只聽掌櫃一言方出口，關上頭門上了門，前後門一聲響亮人都到，八十個打手往外迎。長的桿子短的棍，還有鐵尺與鉤叉，光亮鋼刀幾十把，還有多少白蠟桿。吆喝一聲往外跑，把馬小圍在正中間。眼睜睜馬小無人救。下回再把馬小表一番。